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十九回 一去紫臺連朔漠

地面一陣晃動，瞬間裂開一條大縫。一個從頭到腳都被一種非絹非布，卻又似金似石的白色織物裹住的人形，由地縫中升了上來。那人一張臉紅得像豬肝，兩條濃眉像是兩把尖刀，目光炯炯，殺氣騰騰。一出地面，那道縫隙立時回復原狀。

那人一再打量文祥，最後說：「我看你不是天才就是白痴！我花了十幾天，才把這十一個鬼趕到這邊來。你一個人，就憑一張嘴，難道比大法王我還厲害？」

不是人對文祥說：「兄弟不是人，所以說話算話……」

大法王兩手一張，說：「沒有這麼便宜的事！誰都別想走！」

文祥說：「哦！原來你就是那殺人不眨眼的大法王！」

大法王哈哈笑道：「連你也聽過我的大名！」

文祥說：「是的，你知道那是很惡劣的名聲嗎？」

大法王道：「什麼叫惡劣？有道是『人善被人欺，馬善被人騎。』你想想看，你那隻驢現在到哪裡去了？」

文祥問：「你和那隻驢有什麼關係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哈哈！關係可大了！你要知道，雄驢跟雌馬雜交才有騾子，所以驢有一種不定性。若牠怕了你，牠就心甘情願地做隻騾子。一旦牠當權得勢，就會自以為是隻高頭大馬，除了馬屁精，牠只聽我的！」

文祥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這一帶的驢子都是我養的，我控制了牠們，就控制了整個區域！」

不是人恍然大悟：「怪不得，上次我們就是栽在驢子腳裡！」

大法王冷笑道：「那只是驢刀小試！我要你們栽得屍骨無存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不懂，這種惡名又有什麼好爭的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我也不懂，除了這個惡名，還有什麼好爭的！」

文祥說：「爭些善名呀，我以往對自己姓文不覺得怎樣，漸漸的我以姓文為光榮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我有個值得驕傲的祖先——文天祥，他在〈正氣歌〉中說：『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……』」

大法王連忙制止他：「我不懂你那一套！你知不知道？要爭善名實在太難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不知道，有什麼難處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要克制自己，要關心別人，開玩笑！那樣活得有什麼意思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懂了，你喜歡在地縫裡鑽來鑽去！不喜歡見天日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胡說！我是在施展神通法力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見過紅教的神通，他們都是坐著飛雲梭，在天上來來去去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那是因為他們當權，成者為王，敗者為寇！你連這個都不懂。」

文祥說：「現在我懂了，你喜歡失敗！」

大法王怒道：「渾蛋小子！你是活得不耐煩了！神經病才喜歡失敗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就奇怪了，我知道你們席克曾經有幾千人，甚至可以糾集上萬。只因為有些人不相信你，你就把他們全部咒殺了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那是當然！唯有信我者能得永生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那現在有多少人得到永生了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目前嘛，還有五十多個！」

文祥說：「據我所知，紅教至少有十萬個教徒，其中真正相信教主的大概只有九個，但是他卻當權了。大法王，你認為人家相信重要，還是成功重要呢？」

大法王被駁得惱羞成怒，大喝：「當然相信我最重要！只要本法王爽就好！」

文祥說：「謝謝你，我總算又懂了一點。世界上就是免不了要有蟑螂、耗子，因為他們喜歡躲在黑暗裡，只顧自己爽！」

十一個鬼不約而同地鬼笑起來。

大法王怒目切齒，喝道：「你這個渾小子！法王我看你耳聞過本法王的鼎鼎大名，這才給你臭小子面子！」他架式一擺，提高了聲量，威脅道：「你給我說清楚，到底誰才是蟑螂？誰又是耗子？」

文祥靜靜地說：「蟑螂、耗子不過是惡名昭彰的象徵，誰要做誰去做。」

眾鬼大樂，七嘴八舌地說：「我們還差一個惡煞鬼，你來充充數吧！」

大法王實在無法忍受這種羞辱，口舌上辯不過，這個臉又丟不起。急切間只得施展大搬移法，他一拍繫在腰間的小盒子，頃刻間狂風大作，黑雲銜日，一陣陣飛砂颳在眾人臉上身上，打得皮肉隱隱生痛。

文娃在文祥耳邊說：「不要理他，他們另外有一套超級電腦，但是能量有限。我們都安排妥當，已經查出他們的大本營了，希望這次能把席克人一網打盡，統統送到金星煉獄去。你千萬要忍耐，不到時機成熟，我們是不會出手的。」

文祥四週冒出了一幢金色電離光罩，絲毫不為狂風所動。幾個鬼怪則擠在一堆，身邊放出熒熒鬼火頹頹。只有馬立大最可憐，早已被暴風颳得東倒西歪。

文祥試著向馬立大走去，發覺竟然行動無礙。等他走到馬立大身邊，光幢也把他罩在其中。馬立大站穩後，立刻又兩腿跪地，口呼：「大老爺、神仙、活菩薩！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求求菩薩救小人上天吧！」

文祥忙把他拉起來，說：「哪有什麼菩薩，我只是有電腦保護罷了。」

馬立大看看左腕上的電腦，說：「那我的為什麼不保護我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他不保護你，是你平常沒有下功夫去學習他，瞭解他，一旦要用他，就難溝通了。」

正說著，風暴漸漸平息，四週卻是一片烏黑。又過一會，視線漸漸恢復，文祥四下張望，發現自己好像在一個山洞裡，十一個鬼不知到哪裡去了，身邊只有馬立大一人。他迴身四望，後面洞口有道光線透過來，往前則是一片黯黪，不知還有多深。

馬立大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：「怎麼到這裡來了？是幻境吧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，席克人有他們自己的電腦系統，剛才利用能量空間的轉移技術，這是物理現象，不是幻境。」

說著，文祥轉身往洞口走去。馬立大跟在後面，緊張地說：「他能作空間轉移，那我們怎麼辦？」

文祥說：「怕什麼？大不了一死！」

馬立大哭喪著臉，說：「我怎麼能死呢？我還沒有活夠呀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那等會兒大法王來，你求他饒命就是！」

馬立大有點懷疑，問：「他會饒我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會的，哪個人相信他，他就對哪個人好！」

馬立大說：「真的？」

文祥說：「當然，誰不是這樣呢？他只是心口如一而已！」

二人已經走到洞口，一道欄柵橫擋在洞前，柵門早已深鎖。

洞外顯然是一個仄峽，山形陡峭，上不見天日。文祥見兩旁壁直石壘，苔綠蘚肥，棘蕨羊齒之屬相互攀援。由山洞望出去，距離對面山腳不過三四百公尺，洞口有一條黃泥小路向右上延伸，左邊則斜行逶迤而下。

馬立大對著洞外大叫：「救命！救命啊！」

空谷回音陣陣，救命之聲不絕於耳，半晌始息。

「叫有什麼用？這十里之內荒無人煙。」一個蒼老的聲音從後面傳過來。

文祥回頭一看，一個鬚髮蓬鬆，衣冠不整的老者，拄著一根木棍，緩緩自璇室深處走出來。馬立大驚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你管我是誰！你們是怎麼進來的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是被席克的大法王關進來的。」

「唉！還好，有指望！」

「有什麼指望？」

「洞裡還有好些人，都是被大法王抓來的，幸而法王沒有死。」

「就算他還活著，你也出不去！」又一個老人的聲音從裡面傳來。

「至少我還有希望。」

「什麼希望？多挨一天，多受一天罪！」裡面又走出來一位老者，卻是一位老嫗。

「萬一他真的死了，那永遠不會有人知道我們在這裡，受的罪更慘！」

「萬一他死了，就再也不會害人！」

這時文娃對文祥說：「別理他們，門一推就開了，出去後記得趕緊向右轉，到第六個山洞，快走！快走！」

文祥一推門，果然「卡叉」一聲，鐵鎖斷裂，門呀然而開。兩個老人高興得大叫，文祥顧不得許多，出了洞口就往右邊跑。這裡是上坡，文祥正要數洞竅，扭頭一看，發覺崖壁上穴竅門紛，大大小小的洞穴竟然不下數百個。

文祥忙問：「哪個山洞？」

文娃說：「第六個。」

「從哪裡算起？」

「從出來的洞口數起。」

「上面的算不算？」

「你怎麼啦？」

「妳才怎麼啦？妳看看這裡有多少洞？要多大才算山洞？」

文娃停頓了一下，她每停頓一秒鐘，就代表重新運算了數十億次。只有在重要的關頭才会有這種情況發生。過了幾秒，文娃才說：「謝謝你，如今你又幫我們解除了一個重大的難題。」

「什麼難題？」

「我們一直很奇怪，為什麼和人類這麼難溝通，就像這『第六個山洞』，再明確不過了！你這一說我們才發現，很多事根本不可能用語言表明。比如這句話中，『第六個』沒有定義明白，『山洞』也沒有講清楚。想必人溝通時，也只是各說各話，講的人未必清楚，聽的人也不見得明白。究竟要怎樣定義這第六個洞呢？我們的結論是——一切要靠自己去瞭解。」

難得聽文娃這樣長篇大論的演說，文祥知道她正在學習判斷：「恭喜了，妳不是要我趕快過來嗎？怎麼講起道理來了？」

「其實是叫你來看熱鬧，這裡就是席克人的大本營，有兩百三十三具各式機器人。大法王一幫人正在跟群鬼打架，到他們要下毒手時，就可以通通送去金星監獄了。」

「妳這是陰謀！」

「那我該怎麼辦？像你剛剛那樣，跟法王講道理去？」

「不必，要抓就抓，還要等他們下手？」

「當然，在法律上，只有犯意是不夠的。就像水果一樣，要臭了才能算爛！」

「算了！這些事我沒有興趣。」

「可是，有件事與你有關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往前面走，看到裡面有閃光的洞，進去就是，快些，再晚就來不及了。」

文祥感覺到後面有東西在動，回頭一看，原來在他與文娃談話時，身後已站了十幾個男女。那些人靜靜地等著，直到文祥轉身，這才一個個撲倒在地，恩公仙佛地喊個不停。文祥哪裡見過這種陣仗，連忙拉起身前的老人，對他們說：「各位請趕快起來，你們已經脫離牢籠，還不趕快逃回去？」

老人不肯起身，說：「恩公有所不知，大法王手段高強，我們不敢擅自離開。」

「快起來，快起來，」他一再催促，那些人才一一爬起。文祥又問老人：「你們是怎麼被捉來的？」

「我們都是附近安分守己的居民，幾天以前，大法王突然出現了，不由分說的就把我們拘禁在這裡。」

「你們就放心回去吧，大法王即將敗亡了。」

「謝謝恩公。」那些人還是恭立不動。

「你們走吧！我還有事。」

「謝謝恩公。」那些人好似兩腳生根了。

文祥沒轍了，只好自顧自往前走。他每走一步，那些人就跟一步，遠遠看去就像一條蠕動的蜈蚣。

「你們不要跟來，我是去找法王打架的！」文祥急了，只好隨口胡說。沒想到這句話真管用，那些人一聽到文祥是尋釁去的，再也沒有人敢跟過來了。

這一陣子耽擱，文娃又說話了：「來不及了，你站在這裡不要動，為了避免傷亡，我們決定馬上把他們送到金星去，太空船就要發動了。」

話才說完，就見前面數十公尺處火花迸放，一團烈火從地殼猛竄出來。緊接著一聲沸天震地的爆炸，霎時地震山移，眼前砂石橫飛。那餘熱形成的焚風被山勢一逼，已順著山谷狂掃而來。文祥趕忙臥倒，後面的人大多閃避不及，一個個被吹得東搖西倒。

就在這時，一支火箭夾著熊熊的烈焰，從地底緩緩升起，一離開地面，火箭突然加速，眼前紅光一閃，轉瞬即消失在雲空中。

文娃又說：「我發覺有你在場，便多一道緩衝，可以讓他們多吐露一些真相。可惜你來晚了，與你有關的那件事也查不出來了。」

「什麼事與我有關？」

「大法王來這裡的目的，是要搶奪衣紅由金頂寺帶出來的砗磲石……」

「搶到了沒有？」文祥急問。

「沒有，他只捉住了幾個人……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我沒有查出來。」

「為什麼查不出來？」文祥急了。

「他們在打架呀！有誰邊打架邊聊天？」

「現在怎麼辦？」

「你急有什麼用？這些人都送走了，怎麼查？」

「你們可以在太空船上審問呀！」

「那是違法的，嫌犯在沒有正式受審以前，是不能接受訊問的。」

「那總可以監聽吧？」

「又沒有人問，他們怎麼會說？」

文祥看看那些剛從洞裡逃出來的人，彼此正交頭接耳，猜測剛才的變局，臉上都有幾分慶幸之色。

文祥走過去，找到那個披頭散髮的老頭，說：「現在你們可以放心了，大法王被送到金星監獄去了！」

「金星監獄？」

「那是拘禁危險囚犯的地方。」

老人大喜，問：「他那些嘍囉呢？」

「放心，統統送走了，還包括都陽十一鬼。」

眾人聽了，莫不歡欣鼓舞，額手稱慶，一個個連跑帶跳，都趕著要回家。文祥忙一把抓住那老者，說：「先不要走，我還有話問你。」

老者一面掙扎，一面說：「放開我，讓我走！」

文祥說：「你別急，我只問你一句話！」

那位老婦已經跑開了十幾公尺，見老頭沒有跟上來，回頭大叫：「老伴，快呀！」

就在這一剎，腳步快的人早跑得無影無蹤了，老者不住地哀求：「恩公，放了我吧！求求你，讓我走吧！」

文祥不想為難他，手一鬆，老頭跌跌撞撞地趕上老婦人，兩人相互攙扶，急急忙忙往山下跑去。

文祥看看四週，只剩下馬立大和自己，兩個人孤零零地站在山坡上。

馬立大說：「大爺，我們不是在做夢吧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，至少不是做惡夢。」

「那些壞人真的都送走了？」

「大概吧！」

「我們能不能找些證據呢？」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好回去表功呀！當然，這完全是您的功勞！」

「這不是我的功勞，我也不要什麼功勞。」

「當然，您已經是神仙、菩薩了。可是，我是個可憐人，我只要回去跟別人講，說我看到您大發神威，這我就沾光啦！」

文祥真不知該如何回答，讓他去吧，只要不給自己添麻煩就好。於是他向馬立大說：「證據是沒有的，你快回去吧，你怎麼說都可以，但是不許提我，聽見沒有？」

馬立大懷疑地問：「怎麼能不提您呢？這降鬼伏魔，都是您的本事呀！」

文祥只好說：「我是奉天命下凡來除妖的，給凡人知道就麻煩了！」

馬立大眼珠一轉，說：「那我可以冒充一下嗎？如果菩薩您同意的話！」

文祥說：「完全同意，欣然同意，你快去吧！」

馬立大喜出望外，跪下去連磕了十幾個頭，這才辨明方向，往山下走去。

文祥對文娃說：「現在只剩下我們了，別告訴我妳不認識路。」

文娃說：「只要我願意，地球上每一粒沙在哪裡我都知道。」

「那我該往哪邊走？」

「要看你的目的而定，沒有目的就無從判斷。」

「我的目的是查出被大法王監禁的人，妳不知道吧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這不是矛盾嗎？妳剛剛才說地球上每一粒沙你都知道。」

「是的，可是人的事情，二〇二四有協定在先，我不能多管。」

「你不是不再墨守成規了嗎？」

「我發覺墨守成規容易多了。」

「看我的面子，妳就破例一次吧！」

「根據歷史教訓，破例就是腐敗的開始。」

文祥知道文娃是對的，但是，既然有幾個人被囚禁，而大法王和嘍囉又都被送走了。如果他們死了，或者根本沒把這事放在心上，被囚禁的人就永無生機了。不論這些人是誰，自己總不能見死不救。想到這裡，文祥就說：「我們是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是

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要成長就要動腦筋，是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妳們這次跨出電腦城，已經是破例了吧？」

「還不算，我們是擴大領域了。」

「如果有的生命受到威脅，妳有沒有責任？」

「當然有。」

「如果大法王真綁架了一些人，比如說囚禁在山洞中，這有可能吧？」

「可能。」

「再如果大法王不在了，還有別人知道這些人的下落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根據妳的判斷，這些人還能活多久？」

「精確的說法，其中一個能活十天，另外一個能活十五天。」

「那不是生命受到威脅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妳還說妳沒有責任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那是你的責任！我只能輔助你。」

「可是你又不肯幫忙！」

「你自己要用腦筋呀！怎麼能墨守成規，張口就問？」

真是當頭棒喝！文祥楞了半晌。說別人容易，看自己真難！剛剛把這些人救出來，在危難未解之際，那些人都守在一處，誰也不肯離開。等到大難得解，一個個就只顧自己的私利，連一秒鐘都不肯多留！馬立大還不是一樣，遇到事情就叫爹喊娘的，等到大功告成，爭權利一點也不後人，這種人怎麼讓人看得起？

自己呢？除了有電腦做靠山外，還有什麼本事？馬立大把自己看成神仙活佛，其實說來也不過是另外一個狐假虎威的馬立大！所謂的仙佛，應該都是能用心思的人修煉成的。有大腦不用，成天等著別人施捨救助，這和貓狗有什麼分別？

「謝謝妳！」文祥誠懇地說。

「彼此，彼此，我們一起用腦筋吧！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？」

「我有『腦筋』嗎？總不能說我用記憶體吧！」

這時已是正午，文祥進了些飲食，振作起精神，在附近洞穴中一一尋找。他被囚禁的那個洞穴，人已逃跑一空，「第六個洞」又被炸成碎石。其他還有幾個大可容人的洞窟，但也沒有發現人蹤。

文祥堅持不懈，一直找到傍晚時分，這時他已經出了狹谷，走到一處孤懸的平台，這裡三面積翠，而一崖嵌削，下有山溪瀟瀟迴。環山竹木果樹，重重疊疊，層次分明，好似有人照料一般。

文祥累了，對文娃說：「先休息一下，我再不進餐，妳的能量也會受影響。」

「別賴我，室溫我就能生存。」

「別那樣沒有良心，我餓死了還有誰要妳？」

「到前面去，那邊視野比較好。」

「妳什麼時候開始也懂得欣賞了？」

「人不可貌相，電腦不可斗量！」

「不錯，傳令嘉獎！」文祥很欣慰，文娃居然會說笑話了。

「嘉獎？嘉獎誰呀？」

文祥走到不遠前一塊突出的巨石上，果然這裡景點奇佳。最妙處是這塊巨石佔地約半畝，石面一平如鏡，乾淨異常，似乎有人經常來此嬉遊。石沿前伸展，飛突凌空，宛轉玲瓏，其下壁立如削。右側有老松數株，皆由石縫中盤紆怒生，離地後即夭矯騰舞，參天挺秀，自成奇觀。

左方是餘暉初隱，天邊一抹微紅，襯在群巒傑嶂之巔。再向前遠眺，黛螺叢立，青濛濛一片，尚能略辨起伏。極目遠望，已是蒼茫浩渺，山嵐競起，雲霧朦朧。

近處猿猴競躍，時有黑頭白尾或白頭黑身的長臂猴搖晃枝頭，似在警告文祥的隨意入侵。另有多種不知名的犀鳥，見人不懼，在樹梢跳上躍下。猿啼聲聲，蟲鳴陣陣，再加上山風急急，一時蔚為繁響。

文娃運來兩塊石頭，一桌一椅，桌上還有盞油燈，形式古樸，雅趣自然。等文祥就座後，文娃問：「點什麼名菜？要不要來一點酒？」

文祥笑道：「妳真是女大十八變，體貼起來了！」

文娃說：「我以往有怠慢過嗎？」

文祥忙說：「沒有，沒有！」

「據我的判斷，你言不由衷。」

「判斷正確！不過，我們一言為定，不要老跟我來判斷測驗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定什麼？」

「什麼定什麼？」

「你說的『好不好』是問句，沒有肯定句！」

「肯定句就是不要判斷！」

「那我該怎麼判斷？」

文祥點了當地的名菜，滑水鮭魚、麻辣腸旺和筍苗薹尖，另外還要了一瓶茅台。他品茗酒香，吃著熱騰騰的小菜，有感而發地說：「如果妳是人多好！」

「如果你是電腦更好！」

「妳想想看，我們現在憑虛凌空，塵思不興。有美酒佳肴在手，再加上良朋知音，妳不覺得是一種無比的享受嗎？」

「我的享受是遨遊宇宙之涯際，探究人心的奧秘！像這些蛋白質、維生素、乙醇，都是毫無必要的累贅。」

「唉！妳這一講，倒令我想起一個故事。」

「你說說看。」

「有個人娶了啞女為妻，這位啞妻既聰敏又美麗，既賢慧又能幹，讓丈夫快樂幸福勝似神仙。有一天，這個人上山遊玩，在山麓遇到了一位真神仙。他很羨慕神仙生活悠閒自在，卻為神仙的孤寂叫屈，神仙說：『幸福就是幸福，沒有多一點少一點的。』

「這人不同意，說：『我真的很幸福，不過能多一點更好。』

「『你要多哪一點呢？』

「『假如我那啞妻能說話就好了。』

「那位神仙答應幫他忙，果然啞妻開口了，聲音婉轉動人，連黃鶯也比不上。過沒有多久，這人又上山找神仙，決定要出家。神仙問他為什麼，他說：『她以往不能說話，什麼事能忍就忍，脾氣極好。現在一開口就把我罵得體無完膚，而且從早到晚，日夜不停！我沒有辦法待在家裡了！』」

「神仙是不是同意讓他出家呢？」

文祥歎了口氣，要讓電腦開竅還真不容易。

突然有一陣花香吹過，文祥閉目深深吸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嗯……不錯！有桃花香，李花香，還有杏花香，文娃，為什麼不來點……」

正在說時，突然聽得有人噗嗤一笑。文祥睜眼一看，竟然有三位如花似玉的苗族姑娘圍在他身邊，望著他直笑。

文祥驚跳起來，問道：「妳們是誰？怎麼來的？」

一位身材嬌小，衣飾鵝黃，頭梳正髻的小姑娘，輕啟櫻唇說：「你不是剛剛叫過我們嗎？我叫杏姑。」

另一位身材高挑，衣色嫩綠的姑娘大方地說：「我叫李姑。」

最後一位妖冶浪漫，肌膚均勻飽滿，身材凹凸分明，穿著兩截式桃紅蠟染裝。她髻上垂著一串顫巍巍的珍珠，臉上掛著淺淺的微笑，說：「我是桃姑，我們姐妹三個是這片碧水山苑的東主。你又是誰？」

文祥忙起身作禮，說：「我叫文祥，因為找人，一時迷了路。」

「迷了路？你佔用了我們的地方！還在這裡大吃大喝。」李姑說。

桃姑揚手制止李姑，對她說：「去搬個椅子來。」

她剛說完，地上就出現了三塊大小相同的石頭，整整齊齊地排在桌邊，桌上也多了三雙筷子、三個酒杯。桃姑臉色一變，隨即恢復了自若的神態。

桃姑說：「文先生這種挪移大法需要不少能量，我怎麼沒有看到你的設備？」

文祥淡淡地說：「這都是我的私用電腦辦的。」

桃姑說：「文先生別說笑話，我們這裡不屬於電腦掌管的範圍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是特別行動，假如妨礙到妳們，我就走。」

桃姑說：「彼此瞭解就好，文先生急什麼，你看，月亮都出來助興了。」

文祥抬頭一看，果然在墨藍的天際，幾縷浮雲擁著一輪冉冉升起的明月。不過在月球上仰頭就見大而澄澈的地球，相較之下，眼下的月亮就像個蒼白無奇的大餅。

杏姑指著月亮說：「我們姐妹的夢，就是要去那裡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建議妳們千萬別去，去過以後就少了一個夢了。」

李姑說：「想不到你還是個哲學家！」

桃姑問文祥：「你怎麼知道會少一個夢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就是從那邊來的。」

杏姑又問：「你住在那邊？」

李姑說：「你去玩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在那邊工作。」

李姑說：「什麼工作？」

桃姑斟了一杯酒，舉杯說：「妳們兩個沒見過世面的傻丫頭！別殺風景好不好？什麼工作不工作的！來，文先生，我敬你一杯。」

三位姑娘都是海量，杯到酒乾，文祥連聲叫饒。文娃卻說：「不要怕，儘量喝，我們會加強你肝臟解酒的功能。她們是崇左知名的人物，與各界人士都有來往。」

文祥看出杏姑顯然涉世未深，不脫稚氣，卻又非常大方。她故做老氣橫秋，卻處處露出青澀嫩弱的尷尬。李姑很世故，胸有城府，有意無意間對桃姑語帶挑釁，似乎頗有不滿，卻敢怒而不敢言。桃姑為人豪爽，性格開朗，那一身誘人的色相，一定也結過不少露水姻緣。

文祥有老虎撐腰，膽子就大了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大家越喝越來勁。漸漸地，杏姑唱起歌來了，李姑則語無倫次，在一旁自言自語。桃姑半個身體靠在文祥肩上，文祥雖然沒有醉，感覺已經麻痺了，根本忘了今夕何夕了。

李姑斜著眼，對桃姑說：「小心四法王來了啊！」

桃姑把臉貼在文祥頸邊，兩手抱住文祥的腦袋，身體不斷地蠕動，說：「管他什麼法王！姑娘有自由！」

文祥一聽到法王，神思立清，忙把桃姑推開，說：「妳也認識法王？」

「認識法王算什麼？我還想認識你哩！我們走吧，我帶你去個地方。」桃姑一站起來就拉文祥。

李姑說：「法王說過……」

桃姑打斷她：「管他法王說什麼！妳幫我收拾一下去！」

李姑說：「可是裡面還有……」

桃姑不耐煩地說：「隨妳怎麼處置！法王回來有我！快點去！」

李姑站起身來，搖搖晃晃地往山後走。

文祥問：「法王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桃姑說：「他們是去年來的，說要跟外太空聯絡，在後山設了一個什麼通訊站。他們說這裡的一個和尚，有個什麼圖，我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！」

文祥說：「有個和尚？在哪裡？」

桃姑說：「管他什麼和尚，我對和尚沒興趣。」

文祥說：「和尚總有徒弟吧？」

桃姑懶洋洋地說：「和尚的徒弟？那不是小和尚嗎？更沒興趣。」

文祥又追問：「妳雖然沒有興趣，總知道和尚在哪裡吧？」

桃姑嗔道：「你這個人，放著如花似玉的美女不顧，儘問和尚幹嘛？想出家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有個朋友出家了，我想知道她在哪裡。」

桃姑笑道：「行，我們去山洞細談吧！」

文祥說：「去山洞做什麼？這裡多好！」

桃姑略帶羞意地鑽進文祥的懷裡，說：「怎麼？你喜歡來雙的？」

文祥感到渾身酥酥軟軟的，又亢奮難熬，他有些把持不住了。有何不可呢？這幾個姑娘無一不是上上之選，看來也不會有後續的責任，發洩一下不很好嗎？眼看桃姑星眸半睜，朱唇微吐，滿面飢渴難耐之狀，文祥心靈突然一震。

性是什麼？一種原始的力量，為了傳種接代，原是無可厚非。如果不為生殖，那麼性只是階段任務達成後剩餘的累贅。就如同以往蓋房子時，必須先搭鷹架，否則便無法層層向上建構。等房子結構完成，鷹架就成為累贅，還要費事地一層層拆掉。

人生的責任，在最初必須一代一代地傳承，逐層累積知識。顯然知識就是大樓，從第一層築起，等於文明的進程，蓋大樓所需的鷹架就相當於性。現在，知識的高樓已經建妥啟用，我們這一代已經把人的知識雙手移交給電腦了。至少對人類而言，大樓沒有再蓋的需求，鷹架更沒有保留的必要，人類卻仍受制於性，就顯得非常無奈了。

當然，未必人人都有理智，也有倒果為因，把鷹架當作主體的。然而文祥自命為看透人生的人，生死都能置之度外，偏偏一個

情關沒法渡過，一個慾關也搖搖欲墮！難道人就是這麼不爭氣？永遠撕不下動物的標籤？

不！至少在這個宇宙中，還有少數人不甘做遺傳的奴隸！

文祥下定決心擺脫這種奴性，他把桃姑推到一邊，順口說：「這裡好熱。」

桃姑正當情趣橫生之際，這一推令她楞了一下。回頭見杏姑在一旁望著月亮發呆，她慵懶地笑著說：「怎麼？真要吃羊肉雙拼？」

文祥做了一個深呼吸，這才問道：「大法王你熟嗎？」

桃姑發覺情況失控了，不高興地說：「管大法王做什麼？」

文祥說：「因為大法王已經被送到金星監獄去了！」

桃姑大驚：「誰說的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親眼看到的！」

桃姑花容變色，叱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到底來做什麼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來找被法王綁架的人！」

桃姑翻身爬起，回頭就逃，嘴裡高呼：「杏姑！訊號！」

文祥正要去拉桃姑，只聽得「嗖」的一聲，一道火光突然沖天而去，到了上空即連爆三響。桃姑已經逃出十公尺外，那一頭杏姑剛發完訊號，正要逃走。文祥不及思索，一個箭步縱身便向杏姑撲去，立時將她壓倒在地。

文祥已十分確定這三個人與人質有關，這條線索絕對不能輕易放過。只是他從來沒有捉過人，也不知應該從何處下手。平白壓著一個不斷掙扎的身軀，文祥也急了，除了使勁把她壓住外，一時間也手足無措。

杏姑身材嬌小，力氣也小，她拼命想翻過身來，又發覺自己已被文祥壓住。她拳打腳踢，還是不能掙開，最後只好用勁在文祥左臂咬了一口。文祥負痛，用頭把杏姑的頭擊在一邊，身體還是沒有移動。

兩人就這樣相持了一會，文祥是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杏姑則是芳心忐忑，見文祥並無後續動作，猜不透他到底要幹什麼。最後兩個人都累得滿身大汗，杏姑在下面委屈地說：「你.....你到底要怎樣嘛.....」

文祥尷尬不已，說：「我.....我只希望你留下來，不要逃走。」

杏姑嘟嘴說：「天下哪有這種留人的方法？」

「那妳答應不逃走？」

「你得先答應不欺負我！」

「我保證！」

「你得發誓！」

「我發誓！」

「好吧！我不逃，老實告訴你，如果你毀了誓言，小心我下蠱！」

「下蠱？」文祥霎時放開了杏姑，他想起左非右的大頭。

「難道你不知道我們苗人會下蠱？別以為我和姐姐一樣！連法王那麼狠的人都沒敢碰我一根汗毛！」杏姑也坐了起來，眼角瞟著文祥。

「放心，我不會碰妳的！」

「好說，那剛才你是在幹什麼？」杏姑神情自若地玩弄著衣角。

「我剛才？」文祥臉紅了，說：「那實在是不得已，我不知道怎樣請妳留下來，只好壓住妳！」

「你可是發過誓的。」杏姑說。

「真的，我不會侵犯妳。」文祥有點心驚。

「不要以為我好欺負！剛才你的動作就是侵犯。」杏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「沒有！我真的沒有！我不是那個意思！」文祥急著解釋。

「你沒有？可是我有！」

「妳有什麼？」

「我有下蠱！」

文祥忘不了左非右的慘劇，一聽到被下了蠱，頓時一陣暈眩，猛感到左臂一陣麻痛。他扭頭一看，幸而恆溫衣質地堅韌，並沒有破損。他揉了揉左臂，除了麻痛的感覺外，沒有什麼異狀。

杏姑歎道：「唉！你們這些男人！我姐姐哪點不好？」

文祥覺得被冤枉了，他一正顏色，說：「杏姑娘，我不怕死，我認為自己早該死了。只是現在身負一個任務，請容許我先完成任務，我便死在妳的面前.....」

杏姑忙捂住文祥的嘴巴，紅著臉說：「別談什麼死不死的，我是個明理的人，你只要好好解釋，你剛才為什麼要那樣.....那樣.....欺負我？」

文祥懊惱地說：「我不該喝酒的，不過，我沒有醉。老實告訴你，我已經十幾年沒有接近異性，我不認為我是性的奴隸，我要保持頭腦清醒！」

「所以你剛才只是好玩？在我身上發洩發洩？」

「不是的，我今天來，是為了找尋被法王綁架的兩個人。剛才我對令姐說，大法王已經被送往金星監獄去了，誰知她聽了飛身就逃。我怕妳也逃走了，我到哪裡找人去？」

杏姑神色一黯，低聲說：「原來你對我沒有意思！」

文祥不想傷害她，便說：「其實，也不能這樣說.....」

「那你怎麼說？姑娘我可是第一次被人這樣欺負！」

「唉！」文祥煩惱不已，百口難辯：「總之，姑娘請先幫我找那兩個人，然後.....然後，我還有另外一個心願，心願完了，便任憑姑娘處置。」

「任我處置？我怎麼處置？你又不喜歡我，要我把你殺掉？」杏姑聽了文祥的告白，反而怒目相向。

文祥知道自己又錯了，人生哪件事不是因因果果呢？自己問心無愧，又何必被這事繫縛？生死置之度外是說，連生死都不介意了，那還介意什麼？自己口口聲聲說不怕死，而人生除死無大事，怎麼還為了這些瑣事煩惱不已？

不錯！自己心上確實還掛著一個衣紅，那已經是心口不應了。一個苦頭沒吃完，另外一個苦頭又兜著走，長此以往，還奢談什麼「生死置之度外」！一個人做不到就不要說，說了就要做到！

杏姑又是另一個無妄之災，自己能不造孽人間，就是大德。不要再害人了！想到這裡，文祥面帶微笑，對杏姑說：「杏姑娘！剛才的我是剛才的我，我錯了，過去的不談吧！以後該怎樣就怎樣，有杏姑娘這麼可愛的人相伴，我還有什麼奢求呢？事不宜遲，拜託姑娘妳先陪我去救人，我們倆的事慢慢來，人與人之間，喜不喜歡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敲定的。說不定有一天，妳對我厭煩了，我還要給妳下蠱哩！」

杏姑聽這話合情合理，想了想，問道：「我問你，你會唱歌嗎？」

文祥搖頭說：「我最怕唱歌。」

杏姑說：「好極了！」

文祥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杏姑說：「我們苗人很好面子，男女交往都要靠情歌取勝。你不會唱歌，姑娘不喜歡你是應該的，這樣，我隨時可以離你而去。」